

存在与价值

Ценность и Бытие

【俄】尼古拉·洛斯基◎著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Лосский
张雅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存在与价值

论上帝和上帝之国是价值的根基

Ценность и Бытие

Бог и царство божие как основа ценностей

【俄】尼古拉·洛斯基◎著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Лосский

张雅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与价值/(俄)尼古拉·洛斯基著;张雅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675-3568-8

I. ①存… II. ①洛…②张… III. ①存在—研究
②价值论(哲学)—研究 IV. ①B021②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4527 号



VI HD2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存在与价值

著者 (俄)尼古拉·洛斯基
译者 张雅平
责任编辑 古冈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1
印张 5.75
字数 69 千字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3568-8/B·944
定 价 29.8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活动者不断摆脱自身利己主义封闭性的某个方面，通过深入了解异己之群体或个人生命利益的超越，扩展其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活动者把异己之群体的利益和超出一己利益之外的利益当作自身利益，与此同时，锻炼自身向无所不包之生命升华所必需的能力，例如，从心理及思想上锻炼感知新事物的能力，由前意识发展意识，由本能向自觉意识过渡，发展理性直觉的能力等等。

——尼古拉·洛斯基

译 序

历史上对人类文化思想宝库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俄罗斯哲学，是独具特色的，也是对多数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这里介绍的尼古拉·洛斯基 (H. O. Лосский, 1870—1965) 是现代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是近年来引起世界各国思想界广泛关注的俄国白银时代^①的杰出代表。

① 白银时代是指俄罗斯继 19 世纪灿烂辉煌的黄金时代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思想文化创造高峰期。黄金时代出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大批伟大作家，产生了大量有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白银时代是指 20 世纪初至 20—30 年代文化思想界出现的另一创作高峰期，其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洛斯基、弗拉连斯基、布尔加柯夫、弗兰克、舍斯托夫、安德列·别雷、叶·扎米亚金等。

尼古拉·洛斯基 1870 年 12 月出生在俄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天主教徒，父亲也有波兰血统。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他排行第八。洛斯基青年时代曾迷恋当时先进的社会思想——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以致因宣传这些思想，于 1887 年被他就读的中学开除学籍。之后，他的父母设法让他出国，进入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哲学。但由于经济拮据，不久就辗转回国。洛斯基的高等教育是在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完成的。1891 年，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的物理—数学系学习了三年，后来，终于因为兴趣使然，在大学最后一年转到历史语言系，由此走上哲学之路。

1896 年，年轻的洛斯基结识了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索洛维约夫（1853—1900），受索洛维约夫之邀开始翻译康德著作（其中《纯粹理性批判》1907 年出版，这个经典的俄译版本一直沿用至今）。1900 年，洛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学兼职副教授，一年以后出国进修，师从法国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1848—1915）。1902 年他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研究所深造，拜大心理学家冯特（1831—1920）为师；后在心理学家戈·缪勒（1850—

1934)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1903年洛斯基回国,获得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从唯意志论观点看心理学主要学说”。190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直觉主义论证”。1916年洛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学任哲学教授直到1921年。1922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侵扰,政局不稳,政府遂将120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不受欢迎的旧知识分子驱赶出国,洛斯基也是其中之一。从1922年到1942年的20年间,洛斯基住在布拉格,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学术研究,这个时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945年他移居法国巴黎,同年稍后又移居美国,和他的小儿子安德烈住在一起。1947年在纽约的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任哲学教授,1950年退休。到了晚年,他又迁回巴黎,直至1965年1月以95岁高龄辞世。

洛斯基终身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其主要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从唯意志论观点看心理学主要学说》(圣彼得堡,1903)和《直觉主义论证》(圣彼得堡,1906)以外,还有《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圣彼得堡,1917)、《逻辑学》(柏林,1924)、《意志自由》(布

拉格，1925）、《存在与价值——论上帝和上帝之国是价值的根基》（巴黎，1931）、《世界观的类型——形而上学导论》（巴黎，1931）、《感性的、理性的和神秘性的直觉》（巴黎，1938）、《上帝与世界之恶——神正论基础》（布拉格，1941）、《至善的条件——伦理学原理》（巴黎，1947）、《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基督教世界观》（纽约，1953）、《哲学通论》（法兰克福，1956）、《俄罗斯民族性格》（法兰克福，1957）、《俄国哲学史》（英文版1951、俄文版1994）等。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斯洛伐克等多种文字。

洛斯基的创造性成果早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苏联解体以后他在其国内重新受到重视。欧美学界普遍认为，他的贡献在于四个方面：认识论、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价值哲学。他的本体论接近柏拉图主义的理念实在性学说。在他那里，人类精神层面的东西诸如思想、理念、信仰，被当成最现实的东西，而且是比物理—心理世界更重要的现实。他的著述反映了俄罗斯思想传统的三大基本特色：伦理性、对宗教的深切态度和对综合的追求。所以有人称他为带有东方基督教色彩的宗教哲

学大师，索洛维约夫则说他“完成了东方精神直观的圆满与西方逻辑完善的高级综合”。

《存在与价值》是专门探讨价值实质的一本书。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价值相对主义，捍卫价值论的绝对性和客观性，对真实的价值作出追根穷底的辨析与阐述，对经验细节极其关注，同时，所做的综合鲜见地宽泛。洛斯基严格的逻辑表述使得他的书特别艰深难读，但他的思想是明晰的，读懂它是需要读者集中极高的心智和付出耐心才成。

在认识论上，洛斯基是“直觉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现实的客体是通过感性的和理性的直觉来认识的，而对上帝及其本性的认识，则要借助神秘性的直觉和启示来完成。他对直觉主义做出深刻分析，他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意识并不是类似于心理容器的东西，任凭什么摄入其中，它是一种主观透视，并把存在之碎片和光影聚集在一起。洛斯基理解的“直觉”是“直接拥有对象”，不是复制、反映、投射，不是“存在决定意识”，也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认识论上主客体的同一。按照洛斯基的观点，这是认识

的基本规律。他认为直觉有三种形式：感性的、理性的和神秘性的。前者在哲学上未有质疑，后者在神学上亦无问题，只有中间者“理性的直觉”，康德谓之“知性直觉”，并认为人不具有，唯有神具有。可是东方，尤其是中、印思想认为，人也有这种“理性的直觉”，若通俗地说，称“心理直觉”也是可以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心理经验，多数人皆有之。

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出发，对于价值的认识，总是心理经验在先，例如满足感、愿望，然后是价值感。洛斯基从心理主义入手，剖析海德和舍勒等人的学说，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海德说，价值是关系。因为没有主客体之关系，价值便无从谈起。舍勒说，价值是品格，因为没有主体之品格，就无所谓价值不价值。洛斯基的结论是，价值只能是通过主体潜在地指向价值的感觉进入主体的意识；他坚持本体论意义上既理想又现实的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乃是存在本身对生命完满性所具有的意义，简而言之：价值是意义。要理解这一点，需加入“时间”因素，即是说，意义是在历史中注入价值；或说，价值是在历史中体现意义。因此说洛斯基的定义触到了

神圣精神的实质。

价值与意义，必需得有“具体理想存在”作为载体。洛斯基不用实体或一般性主体的概念表述载体，洛斯基使用“实体活动者”这样一个概念，即指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础和本原。在这里他扬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概念，以说明它的非静止的特性。“实体活动者”之间可以交往，可以发展，是分等级的。这个实体活动者就是“我”（不是事实性的自己活动的我，而是代表其理想使命的“我”），“我”是超时空而存在的，而在时空中我的表现和体验，或说经验的我，是内在于“我”的，并对“我”显示价值与意义。这里涉及到黑格尔所说的一个哲学命题，即“一”与“多”（一切）的关系。洛斯基的“实体活动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永远活着的火”这一概念。无论是“实体活动者”还是“永远活着的火”都是一宇宙或世界的“生成”（Becoming）原则，它是统摄各种作用的力之“基本力”，它是“一”永恒地变易为“多”。它又是“多”永恒地变易为“一”。在此之“多”为“一”的“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分殊”，洛斯基指为各个“实体活

动者”，他认为倘若没有这“分”之“小我”，那么这“一”世界便无甚目的和意义。反过来说，这各个“实体活动者”，不是世界产生的原因，不是自己以自己为依据，而原因与依据是那“一”“大我”的“实体活动者”，它是绝对的，又是具体的，是先天存在的，又是被直接感悟到的。如果愿意，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活生生的人格神”。它代表了神圣之爱，表达了神的聚合性。

这神圣之爱和神圣的聚合性，是各个“实体活动者”完善自身的必由之路。而洛斯基也如其他哲学家一样，要论证“上帝对人之道”，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沟通天人之际，使我们进入崇高或净化的境界，也就是神圣的境界，与《浮士德》所谓“那不圆满的，在这里完成；不可言喻的，在这里实行”庶几近之。要进到这一境界，必得基于对上帝的爱，但推动爱的动力是什么呢？洛斯基引入了“自由”概念，他说，“活动者的自由是爱的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看，上句讲“必由”（“应该”），下句讲“可能”，意思是说，“活动者”（人）之为活动者，应该并可能变自然链条为自由律则，因为“上帝创造的是自由的人”。同时，这自由也“摆脱了

上帝”，因而人可以独立自主地走近上帝之国，也就是说，人一旦被先天地赋予了“自由”，这就够了，上帝不必再去插手干预，而让人类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一切。洛斯基用神灵王国来表示上帝之国，用心理 - 物质世界表示世俗之域。世俗之域的实体活动者当然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但是他有“自由”可以创造新的因果关系之事实，而非被后者所决定。这一论说与中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点，似有相同之处。

“自由”指向“神灵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整体与部分互为存在，这里引出一个概念即个体存在。个体或个别的价值在于它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洛斯基区别其为两类：个别事件（或个别的事物）与个体。前者属于现实领域，后者属于理想存在的领域。所谓“理想存在的领域”就是理想在其中体现的载体，即“个体”，这“个体”也就是理想的目的，于此又可说“人是目的”（康德语），“个体”既是“主体”又是“共体”（黑格尔语），因为“个体”承载着普遍性（共相）与特殊性（殊相）的统一。而践行这“统一”，也就是践行绝对价值，如此之“个体”也就彰显出“人格”，就可以

进至“神灵之国”。当然，洛斯基也承认这些神圣“个体”究竟是少数人，同时认为他们应该被神化，因为他们是人中的典型和楷模，他们把一种说法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之子”。这少数人，在中国叫做圣人，在印度叫做大瑜伽师，在西方叫做圣徒或先知。他们身上体现着神性之绝对完满性的价值。

至善，这一完满性的价值，是一绝对者。它之所以为绝对者，因为它决定着不尽的多方的无数的相对者。也就是说，价值有绝对有相对，绝对者是第一性价值，包括圣父、圣子、圣灵，而被造物即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属于次序价值，这次序价值又可分若干等级，因为作为实体活动者的个体之先天赋予的能力和后天努力的结果是不等的，总之是离第一性价值越近，其价值含量就越高、越纯粹。洛斯基认为，世界或说万事万物存在的意义就在其价值的演进，低向高攀登，“多”向“一”汇合。这里暗含黑格尔关于两种无限的解说，一种好的无限即“质”，一种坏的无限即“量”。此质与量，不是我们在认识论或物理学中所说的质和量，而是价值论中的质与量，一属形上位格，一属形下位格。如上所说，

属形下位格者，于次序价值的若干等级中，若其中个体不求进取或反而下堕，那么他们只是徒有喻量，毫无价值，所以称之为“坏”，洛斯基则称之为“恶”。反之，个体精进不已，那么他的德性就会越加饱满，价值就会越加完善，这就是“好”，洛斯基称之为“善”。这当然是一条精神的大道，然而我们这“心理—物质”的一群想要在其上前行，就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因为神圣诉求与物性欲望完全是背反的，于是乎人类的进程看来就仿佛是一幕悲剧的历史，充满了冲突、挫折、失败和绝望。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即是人有自由，可以重新崛起，再次努力，为的是不受物性欲望以及有形功业的束缚，而为了“人格”之尊严的确立，只要这一理想被保持，那么人类历史就不能说是失败的历史，就应该看作是有希望的历史。

洛斯基属于俄国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一样。这些思想家试图从“新宗教意识”入手为母邦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创造一种带有俄国神秘主义和人格主义的宗教哲学体系。就母邦文化而言，他们说的是“自己的语言”，就人类文化而言，他们谈的是

“共同精神”（common spirit）。这里的意思是要指出，现代人的言语常常不在自己的语言故乡之内。俄国在白银时代以后便听不到自己的乡音了，究其原因虽与现代人不同，然而问题的症结却是一致的，即在精神上未回到这“个体”之“活动主体”。如果在此一问：“语言故乡”之外的语言究竟是怎样的言语？回答是：它是与“共同精神”即“自由”与“和谐”异质的言语，即“坏的无限”的言语。

苏联剧变以后，这些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已被俄国人重新认可。对他们的兴趣和讨论与日俱增。那么，他们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有中国学者说他们在实践上是失败的。以译者之见，与其说他们失败，不如说他们是失败的预言者，因为他们是具有“前识”的人（“先知”之意）。而且，精神与理想是不死的，是超功利的，是在历史的潮流中显隐起伏的，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观。其实，如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在自己广袤的国度里又重现光芒，这未始就不是预言着其民族的一次由外转内的精神运动。

目 录

译序 /1

前言 /1

1 批判性思考，为理想的和现实的价值学说所做的准备 /15

心理主义 /17

舍勒的学说 /31

莱布尼茨与阿尔诺·艾克哈特就价值概念的争论 /35

价值与存在之绝对完满性 /39

2 价值可能性的条件 /45

实体活动者的为己存在 /47